

只要是上教育论坛的,即便来得不多,也会认识一个——李不骑马!



李不骑马 著

# 木子 的 头 村 庄

山东友谊出版社

责任编辑 王健男

封面设计 池 骋

李炳亭，网名**李不骑**



早年写诗，曾用笔名阿西；鲁西南嘉祥县人，

肖龙，从事新闻工作十余年，现为某报驻山东记者。

造化弄人，一生与文字相伴；人生自言“比小人更小人，比君子还君子”。

想顶天立地，却无缚虎屠蛟之力，

终落得无可奈何花落去，诗酒人生自风流。

ISBN 7-80737-053-X



9 787807 370536 >

定价：16.00元



李不骑马 著

木子头的  
村庄



山东友谊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木子头的村庄/李不骑马著.—济南:山东友谊出版社,2006

ISBN 7-80737-053-x

I.木... II.李... III.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9884 号

木子头的村庄

李不骑马 著

---

主 管:山东出版集团

集团网址:www.sdpress.com.cn

出版发行:山东友谊出版社

地 址: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250001

电 话:总编室(0531)82098755 82098756

发行部(0531)82098035

发 行:山东友谊出版社

印 刷:济宁市火炬书刊印务中心

版 次:200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:140mm×203mm

印 张:7.75

字 数:160 千字

定 价:16.00 元

---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)

## 寻找土地(代序)

张学青

鸠摩罗什说过,嚼饭哺人,反致啾吐。所以,写序跋可能是一件出力而不讨好的事情。说什么呢,文字摆在那儿,不会自己看么,当然要言不烦、切中文本和作者特点的精彩序跋除外。我因此深恐自己在做着嚼饭哺人的蠢事。

好在我还算是个优秀的读者。对于我喜欢的文字,我常常读得认真,一遍遍读,并与之对话,自觉不自觉地对话。因此,阅读的激情常促使我想为我喜欢的这些文字说点话,或者干脆像朋友闲谈一样,介绍一下这是本什么样的书,我对书的文字内容以及作者的总体感觉,再借题发挥,生发一点自己的想法。“我的杯很小,但我用我的杯喝水”,一直欣赏法国诗人缪塞的这句话,那么,且就让我“用我的杯喝水”吧——

“村庄系列”文章是陆续发在教育在线上的网文。从《童年不骑马》到《木子头的村庄》,洋洋洒洒,几十万字读了下来,作为网友,多少对该系列的作者李不骑马(李炳亭)还是有些了解的——以我看

来,文字是内心的最好观照。当然生活中他是啥样未尝得知,这是一种陌生的熟悉,这样的状态,使我能有话可说又无所顾忌,我手随心,这是我说话的原则。

李不骑马在网上边写边发,网友们则边读边论。在喧嚷嚷嚷的白天,他竟能如老禅入定一样,一坐好几个小时。千字之文,个把小时即完工。他的写作就像拧水龙头一般,汨汨滔滔,日吐万言,速度之快,令人惊叹,论坛斑竹都禁不住幽默地称他不是“骑马”乃是“奔驰”速度。他的才情和灵感在他的“村庄”里尽情挥洒。苏轼曾在《桃花悟道》里说,“世人见古有见桃花悟道者争颂桃花,便将桃花作饭,五十年转没消息”,看来我等弩钝之辈即便“桃花作饭”也没用,只好徒生羡慕了。于是,不得不想,文字,之于李不骑马来说,大概就是天赋了;创作,之于李不骑马来说,并非苦役,而是命运,就如麝怀香囊,蚌生明珠,天性使然。

最初吸引我的,是他的文字。他的散文里有诗的种子,发芽在漂亮的抒情里:


“星星眨在天幕上的时候,通往李庄的道路,几乎每一条都瘦成女人手里的麻线,夜正一点点地尾随着耕牛,摇动着又粗又长的尾巴,踩着农人蹒跚的脚步,进村了。村子里陆续掌了灯,暖暖的光影摇曳着,那些勺和碗的声音,透着缠绵鬓贴的召唤。月亮拖着小蝌蚪一样的星子,游在村后的池塘里,那池塘满是喧闹的银波,眼看就盛不下了。”

通透,空灵,轻盈!我想,那些诸如“煮熟的红皮夕阳”的绝妙词句,该是得益于李不骑马早年写过诗歌吧。他的场景描述,对形体、

颜色、声音、乃至气味的敏感，都把握得极为细腻。炼词的准确妥帖，比喻的新鲜活泼，想象的奇崛瑰丽，让他的文字如精灵游动，值得再三玩味，咀嚼，反刍，涵咏。有些描写，汪洋恣意，是一种语言上的放纵，有“炫技”色彩，这是他的个性，风格恰如徐志摩的散文名篇“浓得化不开”——一件平常的事，一个并不特别的经历，他可以铺排得奇艳诡异，在他人可能无话可说的时候，不骑马可以用越轨的笔致说得你目不暇接。我以为，优秀的散文就该在语言艺术上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。教育在线论坛是知名网站，高手云集，据说，注册会员已逾十万人，但驾驭文字功夫能出其右的，我还尚未找到。

有网友曾跟帖，问不骑马他的东西是散文还是小说，他并未作答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是不屑于在文体里纠缠的。他桀骜不驯的个性，难受“规矩”的束缚，中规中矩，还不如“杀了他”，正如他在后记里写的，“拒绝普通话”，要“语言个性”的舒展，“拒绝习字”，要“独创李体”的自由。

盘旋于太行之中有一条散漫多弯的河——拒马河。夏天，当地的姑娘媳妇下河洗澡，都赤裸着身子，离她们不远，就是一群赤条条的男人，一切都因了“河里没规矩”的规矩，这是真实的故事，发生在那些半原始状态的山脉内的一种现代文明。我想，散文就该是一条“拒马河”，在这条河里，和衣而卧并无人说你文明，赤裸而立，顶多招来几声无伤脾胃的笑声。文体的界限，本来就不是那么明晰，沈从文先生的一些文字，在不同的地方，有人当小说编，有人当散文选。只要是好的文字，我们实在不必纠缠这些。又想，不骑马这样的创作思路，抑或意在寻找一片散文的新土地？




这样的文字形式，装载的是他的故土，他的李庄。乡村、泥土和树，抬头是天，低头是地，目光拉出去就是地平线，给人一种起始感。一个人，无论走得多远，“那根粉红色的脐带，还一直粘联着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”，乡土，就是具有这样的魅力。李庄，装载着李不骑马的童年、少年和青春，如今再度回首李庄，他读过的所有的书，他走过的所有的路，又都塞回了李庄。李庄，不再是地图上的那个点，而是漫着不骑马气息的个性音符了，是一种意象和图腾，甚至也可以说是他的呓语。

生老病死离别嫁娶，油盐酱醋米面茶麻。琐琐碎碎，拉拉杂杂，雪泥鸿爪，那是一段苦难的回忆。饥饿、贫穷、愚昧、斗争、苦难甚至死亡，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。那是一个集体无意识的年代，“剃着人头，也被人剃着头”，在今天看来，极为荒谬的事，却真真实实地发生着。狗蛋，玉哥，小英，山子娘，大个棒槌……一个个人如草芥，命比狗贱，读之感觉，恰如文中的一副对联，“一把残琴弹1234，半筐薄土葬鸟七八糟”，这样的故事，用鲁迅的话说，是“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”。《我的英特纳雄奈尔》和《我的祖国》两篇，尤其出色。那样的年月，人们总在歌唱，披着大棉袄，空着肚子，站在墙根歌唱，唱属于那个时代的宏大叙事的歌，点燃的，是人人自危的紧张和无法拒绝的饥饿。

“英特纳雄奈尔”是遥远的歌。而李庄的乡亲们，除了用自己的肩膀肋骨牛马一样种地外，他们的目光，就聚焦在村庄里的那些鸡毛蒜皮、鸡飞狗跳的俗杂里。他们也“袖着手”做梦，用着自己的方式，而梦也像脚下的土地一样贫瘠——“毛主席老人家还就着九子，

啃着猪蹄子喝酒呢”。读到此处，忍俊不禁，然而静心再想，却无法不哀叹。谁能超越自己的“皮肤”？他们固有的细胞分子，注定了他们想象的贫乏。书中一些题材，就叙写了李庄村民这样“无聊”得紧的故事。以我眼看“无聊”，看出了不骑马内心难以言表的复杂情绪，既爱又怜，既怜又恨，既恨又焦灼，既焦灼又无奈，既无奈又悲哀——中国的人口，70%在农村，这部分人如果不会“蹙着眉头思索”自己的命运，不会站起来“挺直脊梁”做自己的主人，那么“我的祖国”啊，谈何“英特纳雄奈尔”！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，透视这些内容，我们不难感受到，不骑马与所有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一样，均怀有这么个恐怕具有悲剧性意义的情结。

而亲情系列，父亲，母亲，姐弟，以及回忆昔日家中度日的拮据艰难，不骑马下笔尤为谨慎。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，这些篇章，采用最为本真的日常语言叙写，纯粹的表达，质朴实在，读者轻易便能触摸到他透明的心迹，感受他沸腾的血汐。“我接过他们递给我的钱”，句句反复，声声传情，咯疼了李不骑马的心，也引发了读者久久的感动和思索。与其说这是对弟弟妹妹的愧意，不如说是对过往日子艰难岁月的一种祭奠。当精神蛰伏的时候，一个人无异于一只甲虫，一头猪，一株野草；当精神醒来，我们便觉得苦痛，也因为苦痛，我们感知着自身的存在，思索并追问着价值与意义。真正的艺术是攫人心的，其本质是悲剧性的。苦痛的表达，既是压迫与逃避，也是诱惑与追逐。“我的弟弟是个农民”，不骑马内心的组成，何尝不是土地分子呢？那片土地，印着他的脚步，载着他的梦想，埋着他的祖先，至今还生息着他的牵挂。因此，他会寻找，不断寻找，直到“把我



的血管,铺成四通八达的大道,通向我的李庄,通向李庄每一家的锅灶口”。

书里处处充满着矛盾。妍与媸,善与恶,真与假,质朴与华丽,戏谑与谨慎,幽默与庄严,轻灵与凝重,在每个故事间切换得极快,杂糅在一起,构成了鲜明的“骑马”风格,正如论坛上他的个性。

孔雀开屏最美丽的时候也暴露了屁股。因为写得快,难免有地方显得粗糙。我曾想过让他一些细节上再作斟酌,修改,但欲言又罢——不骑马喜欢的是原生态,是啥样就啥样,哪怕丑,也丑得真。

好在瑕不掩瑜,不再聒噪,还请读者翻过这页,踏上“骑马”的土地吧。

于太湖畔庙港  
2006年3月23日



## 关于作者名字的解释(自序)

一场很大很大的雪悄无声息地飘落下来，整个李庄白茫茫一片，看起来干净。

村外的雪地上，除了枝枝桠桠的鸟爪痕，几个碗口形的蹄印清晰可见。

我想象着，那该是一匹马的蹄印。它是匹白马，或者枣红马，也有可能是黑马、花马、灰马，但不管是什么马，反正是马。

是马，就会有一头鬃发，就有几声嘶鸣，就有蹄下生风的狂奔，就有满眼掠过的四季风景；当然不可避免的，会有脚步踉跄的苍老，有弃之糟粕的无奈，有时运不济的悲凉，有郁郁失志的惨痛，有绵绵柔肠的寸断，有剥皮抽筋甚至杀身之戮；及至白骨闪烁磷光，那些空窠朔风而鸣，似乎诉说着些命运的苦痛，这就是马的归宿，它最终的惟一的归宿，不单单是命运，也是死亡。也不单单是李庄的马。

那个碗口一样的蹄印，一面小圆镜子一样，映照见一匹马的踪影从我眼前飞奔而过。我多想真切地看它一眼，哪怕仅仅一瞥，就一瞥，可它始终没有重现。我袖着手，守候着它，内心充满少年的期待，碎碎的。我时而蹲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抚摩那朵梅花形的蹄印，轻轻地嗅着它残留的气味；我时而站起来踱步，满眼银白的是雪，片片轻柔

若羽若梦；远山，突然矮小，顶着白纱巾，像个胖胖的村嫂，她显得十分疲惫，蹲坐在通往李庄的路边，扭头向我眺望。不知为何，我禁不住目光湿润，似乎陡生了惻隐和痛楚，当然还有厌倦，还有责备，还有失望，我会离开我的村庄吗？

我觉得那应该是一匹枣红马。它有红缎子或者火焰一样的身段，它的身段炙烤着积雪，那些积雪，慢慢化成水了，水蛇一样，系绕李庄的腰肢，在无颜六色的阳光映照下，李庄仿佛腰缠虎皮斑裙，袅娜妩媚，风姿绰约，胸脯里闷着的那颗春天，随着一声桃核形状的咳嗽，应声从蛰伏着的青蛙嘴里，破膛蹦跶着跳出来，迎风就长成一朵杏花，一蓬桃黄，或者一丛眼神。

那些包了蓝头巾的小妹妹，相互追逐着嬉笑，她们衔了桃枝，心思缥缈，却看见一只蓝尾巴的燕子，折了翅膀，黑雨点一样的跌落下来，心就抽搐起来，泪眼婆娑，楚伶动人。

那些鼓胀着胸肌，指间夹着烟卷的小弟弟们，正低头看着白了鬓发的母亲，替他们收拾行囊，密密的皱纹里，蠕动着她湿漉漉的叮咛。明天，明天是什么？明天，他们将背负着蛇皮编织袋，行走在通往城市的大路上，然后蜷曲在低矮的窝棚里，夜晚听见李庄玉米地里响彻的虫鸣，健壮的身体就砖瓦一样碎成片儿，他们眼里盛满城市的灯火，星星点点，星星点点的是泪呀，他们中的一个人，名字叫“我弟弟”。

我要离开我的村庄，我要骑着马儿离开，带着我的村庄飞翔。

我的马腾空飞翔，它的翅膀贴着树梢，它飞在天空，离月亮很



近。它飞在云端，离梦想很近。我听见李庄的心跳了，像滚在油锅里的那枚煎蛋。它飞在雷电里，离呐喊很近。它飞在风雨里，离破碎很近。它累了，就飞在坠落里，离死亡很近。它飞在死亡里，离重生很近。我坚信这点，要不然，我飞翔什么？假如不能飞翔，我情愿就变成一只草鸡，在土里刨食虫子或者草根，就像我的祖宗那样，顶着满头的高粱花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醒如走肉，睡如烂泥。


我要送他们一匹马，就是我钟爱着的那匹，那匹枣红色的马儿，和我的血液一个颜色。我要把我的血管，铺成四通八达的大道，通向我的李庄，通向李庄每一家的锅灶口。我要把我破碎的泪花，片片补缀成一面旗帜，迎着所有的苦难，含笑招展。我要教会他们蹙着眉头思索，赶着装满金色麦秸的马车，那些饱满的麦粒，颗颗像他们的思想。我要教会他们真哭，教会他们真歌，我要和他们一起，举着手，为自己鼓掌。我要教会他们骑在马上，做自己命运的老爷。我要教会他们骄傲，不为财富，只为高贵的生命。我要教会他们鄙视虚伪，从黄土里爬出来，站成山峰，或者流成鲜红的河流。我要教会他们先挺直膝盖，再挺直脊梁。我要教会他们拒绝“普通话”，语言个性，拒绝习字，独创“李体”。我还要教他们爱这个国家，建设家园，做好主人，守好门户。

而我两手空空，落拓无马。问我何所有，山中惟白云。突然就想起这样一句话：

明知木腐虫犹蠢，直待堂焚燕不飞。

是为序。





# 目录

寻找土地(代序)

关于作者名字的解释(自序)

之一:李庄 / 1

之二:李庄集 / 4

之三:好汉秀 / 7

之四:江湖无道 / 10

之五:小丫来我家串门 / 12

之六:小木 / 14

之七:母与子 / 16

之八:我们的老师 / 18

之九:李庄出事了 / 21

之十:玉哥 / 23

之十一:灾难降临 / 25

之十二:七宗罪 / 27

之十三:“大辫”的生活 / 29

之十四:“小反革命”琴儿 / 31

之十五:一个象形文字 / 33

之十六:换粮路上 / 35

之十七:这对父子 / 37

之十八:傻瓜四狗蛋 / 39

之十九：小两口打架 / 42  
之二十：四狗蛋神经病了 / 45  
之二十一：选举 / 47  
之二十二：革委会主任烦了 / 49  
之二十三：清晨 / 51  
之二十四：办喜事 / 53  
之二十五：大会战 / 55  
之二十六：河水真凉 / 57  
之二十七：艳遇 / 59  
之二十八：偷馒头 / 61  
之二十九：春天就要来了 / 63  
之三十：工作组进村 / 65  
之三十一：瞧这档事 / 67  
之三十二：无题 / 69  
之三十三：秀才庄 / 71  
之三十四：回乡记 / 73  
之三十五：关于我家的文字 / 75

之三十六：写给父亲 / 77  
之三十七：再写父亲 / 79  
之三十八：小弟 / 81  
之三十九：小妹 / 83  
之四十：再写小弟 / 85  
之四十一：斜眼掌柜 / 87  
之四十二：一“斜”俱“斜” / 89  
之四十三：斜眼的“撇腔” / 91  
之四十四：天塌了吗？ / 94  
之四十五：女人打架 / 96  
之四十六：棒槌大个 / 98



- 之四十七：秋天感念 / 100  
之四十八：异人神牛 / 103  
之四十九：欢迎欢迎 / 106  
之五十：琴冢 / 108  
之五十一：李庄晨曲 / 111  
之五十二：春天景象 / 113  
之五十三：新媳之夜 / 115  
之五十四：失落的毛根 / 117  
之五十五：“理科”老婆 / 119  
之五十六：小英疯了 / 121  
之五十七：芳香的乳房 / 123  
之五十八：这就是埋葬 / 125  
之五十九：窝窝康男人 / 128  
之六十：缠绵的夜晚 / 131  
之六十一：春天的田野 / 134  
之六十二：大槐树 / 136  
之六十三：要演戏了 / 139  
之六十四：月夜 / 141  
之六十五：冬晨 / 143  
之六十六：我的英特纳雄奈尔 / 145  
之六十七：我的祖国 / 148  
之六十八：娘的四季 / 151  
之六十九：经营生活 / 154  
之七十：对门俩兄弟 / 156  
之七十一：快乐的日子 / 158  
之七十二：鹅，鹅，鹅 / 160  
之七十三：最疼的回忆 / 162  
之七十四：告诉你一种学习方法 / 164

- 之七十五：女同学 / 167
- 之七十六：我这个“近视”中了“状元” / 169
- 之七十七：二分钱 / 171
- 之七十八：苦恼的山子 / 173
- 之七十九：捉奸 / 176
- 之八十：诡秘的山子 / 179
- 之八十一：肉人 / 181
- 之八十二：槐香浸泡的夜晚 / 183
- 之八十三：李庄外姓人家 / 185
- 之八十四：“那”夜晚 / 188
- 之八十五：吝嗇鬼田家 / 190
- 之八十六：打倒地主 / 193
- 之八十七：革命群众小顺 / 196
- 之八十八：贫协主任一家 / 198
- 之八十九：生活就是斗争 / 200
- 之九十：一生的“金子” / 203
- 之九十一：誓把老婆要回来 / 206
- 之九十二：二大娘 / 209
- 之九十三：一个老人的晚景 / 211
- 之九十四：关于李庄的传说 / 213
- 之九十五：捉细菌 / 216
- 之九十六：革命小酒 / 218
- 之九十七：村长的裤子有味 / 220
- 之九十八：新新李庄人 / 222
- 之九十九：父母的期待 / 225
- 之一百：结尾 / 227
- 补白 / 230